



本土文本

白桦林(小说)

□木容



CFP供图

二、秋

白桦林中的树叶开始发黄,运送木料和手术台、病床的架子车、小皮卡经常出没在林间小路上。搭棚建屋的施工人员川流不息,白桦林里热闹起来了。

树林外的大平房腾空了,改建成新的外科创伤手术病房。但是,乔丹宁一家没有搬走,因为乔丹宁是这个创区的负责人。

乔丹宁上小学后,很久没有再去白桦林,没有见到老木匠和小木匠。她很想念他们,想念小木屋,想念白桦林里的花蝴蝶、喇叭花、金毛和小鸟。

听爸爸说,扩建外科的任务很急迫,老木匠和小木匠一定忙坏了。

四岁的弟弟小丹宇见到虎子送给乔丹宁的小木匣,喜欢得不得了,嚷嚷着要虎子哥也给他做小木枪。那个小木匣做得很精致啊,薄薄的板片刨得平整光滑,匣子内侧上方左右各有一道槽,木匣的盖子通过这两道槽可以合上、拉开。木匣盖的表面刻着一朵喇叭花,花儿染了淡淡的蓝墨水,简直像个艺术品。虎子做好小木匣,赶在丹宁上小学前,专门送来。来时,老木匠又捎来一篮子蘑菇和一只野兔肉。虎子答应给丹宁做小木枪。

爸爸听说老木匠抽的是烟叶,专门托人买到上好的烟叶;妈妈得知老木匠的瘸腿一受风就疼,特意找来护膝和药酒;丹宁把心爱的绘画本也托运输队的叔叔捎给了小木匠。一来二去,林中的小木屋和林外的大平房成了“走亲戚”的关系。

丹宁一直等着爸爸有空时带她和弟弟去白桦林,再去看看小木屋。终于,机会来了。

经过几个月的紧急施工,白桦林中搭起了工棚,增加了木工人手。手术台、病床、床头小柜、椅子,源源不断地送入大平房的创伤病房。

这天,爸爸对妈妈说:搞到一张国外先进的手术台设计图,这个手术台可以升降,可以前后仰起,还可以侧转角度。爸爸要找老木匠问问能否做出这样的手术台?

星期天清晨,爸爸和管理员大李约好,叫上技术员去小木屋一块儿聊聊。爸爸骑着摩托车,丹宁坐在车斗里,开进了白桦林。与夏天不同的是,叶子发黄了,喇叭花不见了。但是,秋天的树林另有别样的颜色,除

了黄叶还有红色的枫叶。

“爸爸,快看!那是金毛。”丹宁快乐地叫道,用手指着前面。乔丹宁放慢车速,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只金色皮毛的小狐狸在草丛中跑来跑去,听到车响也不躲避。

“爸爸,停下车,我要给金毛喂个饺子。”金毛用尖尖的鼻子嗅了嗅丹宁喂的两个肉饺子,毫不客气地吃起来。

阳光洒在女儿的头发上,洒在金毛的身上,洒在落满黄叶的草地上。乔丹宁按下相机快门。“丹宁,这个地方真漂亮,爸爸给你做个记号,下次来找。”乔丹宁掏出随身带的手术刀,在白桦树的树干上刻下两个字“丹阳”。

忽然,“砰——”,林子里传来一声枪响。金毛立即竖起耳朵,瞬间蹿进草丛。一个人影从前面的大树后闪出,背着猎枪,拄着拐杖,手里拎着一只野兔。

“爸爸,那是老木匠!”“老哥,好枪法啊!”乔丹宁大声招呼,朝着老木匠走去。

“哟哟,小丹宁!你咋也来了?”老木匠惊喜。“你好啊,老木匠。”乔丹宁走上前,伸出手来握住老木匠的手。忽然,他的目光停留在老木匠的脸上不动了。这络腮胡子的脸似曾相识。

老木匠也收住了笑容,他上下打量乔丹宁。忽然,他拍着自己的拐杖,急促地说:“您不认识了吗?这拐杖是您送给我的啊!”

“你是——你是赵大霆!”“是啊是啊,在牡丹江,还记得吗?恩人啊,十多年不见了。”老木匠松开拐杖,双手抓住乔丹宁,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爸爸,爸爸,你们怎么了?”丹宁不明白爸爸和老木匠说什么。

“啊呀,快,快回小木屋再说!”老木匠坐上摩托车后座,车把上挂着那只打死的野兔,丹宁抱着拐杖坐进车斗。

虎子老远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奔跑出来。丹宁见到虎子,从车斗中站起,张开双臂。虎子抱起丹宁,对着小木屋大声叫:“乔丹来了!小丹宁来了!”管理员大李从小木屋出来,乐呵呵地迎客,身后跟着技术人员和另两位木匠师傅。他们一早已在小木屋碰头,在等待乔丹宁。小木屋和平房虽相距不远,但各自都忙,所以他们还是头回见面。

“快说说你俩昨回事,咋就成了老相识了?”大老李忍不住问。老木匠

挥挥手,请大伙儿进屋。

屋子中央的大案台上放着花生、松子、榛子,还有大老李带来的红枣和刚熟透的柿子。大伙儿围着木案台坐定,虎子端上热茶,老木匠赵大霆打开话匣子,娓娓道来一段尘封的往事。

赵大霆依然记得十多年前,山崖上哥哥赵大雷的那声吼叫:“兄弟,跳哇,宁死不当亡国奴!”这一声吼叫竟是兄弟二人的生死决别。

虎子的父亲赵大雷和叔叔赵大霆,都是老党员,抗联老战士。他们曾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世家后代。“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他们参加抗联打鬼子。一九三八年在一次战斗中与部队打散了,被鬼子追撞到山崖上。赵大雷牺牲,赵大霆跳崖,坠落在一棵大松树上,残了一条腿,捡回一条命。

那日夕阳血红,赵大霆记得眼前一片红,昏迷中一架大车拉着他走啊走啊。赵大霆被牡丹江来采药的郎中救下,那郎中雇了一架大车,走了两天两夜,悄悄把赵大霆拉到家中。他让儿子、年仅二十岁的年轻医生帮助救治。年轻医生当时正准备去哈尔滨求学西医。父子俩救活了昏迷的赵大霆。赵大霆离别时年轻医生还送给他这根拐杖。恩人不是别人,正是乔丹宁。

乔丹宁被东北解放后,赵大霆被东北军区的部队医院征用,当木工,就住在白桦林中的小木屋。三年前,虎子的母亲病故,虎子跟着赵大霆学木匠,出了徒,手艺不错。叔侄俩相依为命。

乔丹宁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参加抗联。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辽沈战役。一九四九年,他被送到苏联深造外科医学,今年春天刚回到沈阳。东北局势紧张后,被东北军区派往丹东组建创伤病区,在白桦林中邂逅故人赵大霆。

乔大伟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参加抗联。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辽沈战役。一九四九年,他被送到苏联深造外科医学,今年春天刚回到沈阳。东北局势紧张后,被东北军区派往丹东组建创伤病区,在白桦林中邂逅故人赵大霆。

这天中午,小木屋里热闹非凡,香喷喷的红烧兔子肉和热腾腾的饺子端上了大案台。老木匠还做了蘑菇烧牛蛙、黑木耳炒鸡蛋,小河边种的黄瓜和茄子也被虎子摘回来做了菜。众人喝酒干杯,好不快活。

边吃边聊,乔丹宁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军区第一批人朝作战的部队已和联合国军交火了,战争已经爆发。从华东军区抽调的部队正在集结,跨过鸭绿江奔赴战场。前方伤员正陆续运往后方,创伤病区很快

将会满员,急需增加病床和手术台。

乔丹宁拿出设计图纸,铺在大案台上,和大家一起头挨头地研究,商量做新式手术台的办法。

老木匠说手术台的平板床的支撑以及四脚固定,他可以采用传统建筑中的卯榫方式来做,不用钉子,避免钉子滑落造成意外事故;升降调整也不成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但是头尾活动部分的仰起和侧面转角有难度,主要缺少材料,缺少有韧性、有拉力的材料作为木板之间活动的衔接。

技术人员思考了一会儿说:“如果有优质弹簧和强力皮条,加上细小钢丝滑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先做一台试试。”大老李一拍大腿:“好办法!”当即决定:马上派人去采购材料,同时拆除医院里两个旧沙发上的所有好弹簧,给小木屋做试验。

虎子忙着给大家热菜热汤,乔丹宁帮他端菜端饭,在河岸边的窝棚灶间和小木屋之间来回穿梭。

“我想吃鱼。”“下回哥哥给你摸鱼吃。今天来不及喽。”虎子对乔丹宁笑笑,露出他的虎牙。

“大人们在商量什么?”“要给你爸爸做手术台,抢救志愿军伤员做手术用。”

“会有很多人受伤吗?”“会的。”

“打仗会死很多人吗?”“会的。”

“你害怕吗?”“不怕!怕有什么用!”

“我害怕。”乔丹宁轻轻地说。虎子感到这个小姑娘是真的害怕,抱起乔丹宁问:“你怕什么?”

“晚上爸爸妈妈做手术,家里没人,就我和弟弟在家。我害怕。”“别怕,你想着有哥哥在,就不怕了。”虎子说着,突然想起什么。“哥哥给你和丹宁做了一个大风筝,你一定喜欢。”

虎子放下乔丹宁,从窝棚内的顶上摘下一个大风筝。乔丹宁一见,果然高兴起来。这个大风筝像只花蝴蝶,可漂亮了!虎子带着乔丹宁在小河边放风筝,他在前面跑,乔丹宁在后面追,笑声溢满了河面。

太阳落山了,林子里暗下来,乔丹宁和乔丹宁要回家。篮子里装满秋天的果实,柿子、松子、榛子等山货,还有一碗野兔肉、一把给弟弟丹宁的小木枪。乔丹宁抱着篮子坐在车斗里,向送行的人们招手再见。那个大风筝绑在车后的备用轮胎上。摩托车走远了,就像一只花蝴蝶飞走了。

长江的来信(非虚构)

□顾子墨

说,这是一位大领导送给我的箴言。

行行重行行。

因为我的文化水平不高,自觉不适合与别人谈生意,一九八一年,我在考到船舶驾驶证后,在国营南通农药厂做了一名船长,为厂里运送农药。沿着运河向北,我到过徐州、连云港、淮阴;向南,我到过湖州、海宁;向西,顺着长江我到过武汉、宣城乃至武汉。那时南通还是江苏的农药生产大户,我常年开着那艘36吨的铁船行驶于长江流域的各个水道,见到了很多人和事。

一九九二年,女儿以全市第一名的中考成绩考入了国家重点中专“苏州商业学校”,户口也变成了城市户口,这是令我和她母亲最骄傲的事情之一。趁工作间隙,我到苏州看她。在常熟港停船上岸,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就到了苏州市区。那时候,金鸡湖还是一片鱼塘,塘边种满了水芹和茭白。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个时候已经在江苏刮了许久,各种开发区、工业园区都建立起来,尤其是苏南,产业发展得很快,还有很多中外合资的企业。像空调、电脑这些上海乃至南洋才买得到的大件,在苏州的百货大楼里也可以见到了。

在观前街,女儿拉着我说:“爸爸,我想入党。”我说:“你爸爸只是个工人,女儿,你已经长大了。”打心眼里,我挺高兴的,说不上理由,只感觉女儿身上充满了朝气与信念。

从苏州开船回去,恰逢长江汛期与东南风六级碰到一起。我敢说,行驶在长江南通段以上的船员们,一定没有见过母亲河掀起这般大的风浪。那天是农历十六,一点左右便开

始涨潮。我隐约听到远处有人在喊叫,我调整舵向,向声音靠近,便发现一艘货船掀翻在江里。几个人站在船底上招手,用安徽口音喊着“救命”。

我把他们拉上了船,他们一个劲地喊着“大哥,谢谢”。听那几个汉子说,他们从铜陵送货到上海,没想到快到上海船翻了。后来,我把他们送到了南通海事局。厂里给我开了次表彰大会,书记让我写入党申请书,说没准儿还能评个先进典型。我那时忙着给家里起房子,就光顾着那一头的事了。我把奖状和支票放在一起,便很少再拿出来。

二〇一〇年,我年满六十周岁,从农药厂(那时候已经改为江山农化)退休。记得我拿着“光荣退休”证书回家的时候,刚上小学的外孙兴奋地跳起来,喊道:“外公终于能在家里陪我玩了!”我喜忧参半,其实只有我自己清楚,我不应该就这样闲下来,我还不服老。二〇一二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替私人老板在江上开船。

我试着给长江南岸的老吴写信,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位几十年未联系的“老相识”。没想到,一个月后我收到回信,打开便看到好几张信纸。老吴与我寒暄了许多,讲了讲他后来的经历。他还找人了解到了我的近况。他写道:“小汤,你是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优秀同志,我正好有一个老战友在你的‘老东家’,我托他帮你向江山农化有关的同志说过了,只要你想再上船看看,都没问题呢。对了,不知道现在你还喜不喜欢打牌?”最后一张纸,是他为我手写的人党介绍信,里面简单介绍了我的一些经历,

还夸赞我是“党的好工人”。我心中一颤,眼眶顿时就湿了。我怕被老伴看到,便去洗了一把脸。

后来,我辞去了私人老板那边的工作,拿着老吴的信又一次走进了我熟悉的工厂,又能“泛舟长江”,看着江水渐清,两岸渐绿,仿佛看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长江的来信,亲切、温暖,身上充满了力量。

我和女儿女婿乘高铁去苏州。在苏州无锡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苏南机场,外孙在那里坐飞机去成都上大学。

是的,这件事比重返工厂更令我开心。二〇一二年,我的外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大学。他问我,以前有没有去过四川。我当然没去过四川,在三峡大坝修成以前,江上的货船一般到重庆就不再向上行了。在我的记忆里,四川大学还叫四川联合大学,我们船队里有个弟兄的儿子就在那里上大学,那儿是西南最好的大学。十几年前在双流区的油菜田里辟出了一个新校区,听说有三千多亩,我和老伴都不敢想,要是谁家有这么大的田,哪里种得完啊。

十一月,我和老伴背着女儿女婿,偷偷乘高铁去成都看外孙。但是我没有看见什么油菜田,而是一栋又一栋的楼房。见到我,外孙很惊讶,又意外,说:“不愧是‘汤老大’!”

我在地铁站,看到了二十大的宣传海报。又过了一个十年,我也老了十岁,但这个党,这个国,却飞越了百年,愈发活力。

临走前,外孙问我:“我应该入党吗?”我拍拍他的肩膀,点点头,笑了,也流泪了。

江海新韵



大雪

□刘白

北风已不重要
手心捧雪的人
心里正长出嫩芽
雪已温暖成一个动词
能够捂暖石头
去年她曾捂暖一颗心
不小心伤及旧疾
融化了

一块冰最脆弱的部分
大雪封门
没有马也没有草原
就更谈不上打马而归了
雪落在北国
你唯一能做的
便是再一次等待
大雪封门

在古处州的山水间
安放自己的心跳(组诗)

□钱雪冰

云和梯田
往高处去
在云朵里安家
几声咳嗽 那是云朵孵化的鸟
破壳而出

不做大树 做株稻穗
以己之力 在半山腰拦住山溪的去路
孵育脸上的花 长成十八岁的粮食
被一块石头爱上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为一块石头淘米做饭 再坚硬的日子 炊烟一烤
月光般柔软 可口

从云和梯田出发的稻穗
穷尽一生 终于追上一条下山的路

瓯江源
为选择一条出海的道路 我选择龙泉
我选择丽水

后路一寸寸切断
拿去喂鱼 或者 塞进记忆的灶膛
有炊烟做饵 清水鱼青蛳
还有香菇 灵芝 喜不自禁爬上餐桌

鲜美的石头的味道
入口即化

青梅酒总是随身携带
需要失眠时
嚼两粒青梅
需要酣睡时
喝两口酒

从龙泉出海

我不敢回头

鼎湖峰
佛端坐在每一滴水珠上
佛端坐在每一片树叶上
佛驾驶着风
呼啸而来 又呼啸而去

在缙云 佛是山是海
在缙云 佛是阳光是天空
哪怕邪念偷渡而来
在佛前也要屈下膝盖 许下宏愿

我佛慈悲
我佛弯下腰身
众生便看见所有的光环
都来自于一截截慧的根

眷乡怀故
那些死去多时的往事
伸两个懒腰
打两声哈欠
又活了过来

走在青石板上
嚼着粘嘴的米糕
心事
自由自在地在水上漂

老去的是时光

备下碗筷
等待月光前来喝酒
席间没话找话
顺便问问 今夕何夕

古堰画乡
让脚从奔跑的鞋子里脱身
与趴在船舷上想心事的阳光
聊聊家常
让眼睛从俗世的课堂下课
跟着一只蜗牛回家
向它讨教
把时光煨成浓汤的技巧
可以给一条鱼发个短信
然后与一杯绿茶一起静静地等待

水底的